

12 | 文艺周刊

甲辰年早春,天津文坛有十位年轻作家,带着他们各自的作品,合成沉甸甸一大兜子书,闪亮登场。“振海潮声春汹涌”,作家居然成一个班的建制出现,怎能不令人惊奇和振奋,甚至还感到有些突然。许多年来,一直有人在关注天津青年作家的情况,如今看谁还敢说“天津文学后继乏人”!

说突然,其实并不突然。他们都曾公开发表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作品,有的还出版过长篇小说,只是以“散兵游勇”的姿态游离于文学界。久而久之,他们中或许有人成为名家,也不排除有人的创作激情会自生自灭。这次之所以由俗称的“业余作者”整整齐齐地进入一线作家的行列,得益于意想不到的天津市总工会的扶持。

“工会”这两个字,真是久违了。“文革”前我所在的厂工会,那真是职工的文艺之家,文、音、体、美、舞,集作协、文联、团委于一体,又比上述三个专业机构更便利,更具亲和力。离开工厂多年,无论如何都想不到,市总工会竟办成这样一件给文学界提神的大好事。

去年春天,市总工会启动“职工作家培育工程”,参加者的首要条件必须是“在职职工”。这个要求好啊,杜绝了鸡零狗碎的胡编乱造,看似写的是现实生活,却没有现实生活,触及不到现实的敏感神经和痛点。在职职工的写作,有真东西,也有后劲儿。纵观过往的文学大家,大都是“在职职工”。钱钟书对“纯文人”甚不以为然,并多有微词,他在《论文人》中就直言:“古人所谓‘词章家’、‘无用文人’、‘一为文人,便无足观’的就是。至于不事虚文,精通实学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专家,尽管也洋洋洒洒发表着大文章,断乎不屑以无用文人居……”

在同质时代,经历即财富,差异就是优势,职业本身就使他们有天然的差异。因此“在职职工”更容易培养和保持自己的势能,而写作是不能失去势能的。至于市总工会提供的“培育”,无非是鼓励和帮助,联系名家交流创作体会,提供修改建议……所有鼓励和帮助,又都是一种通向提高和突破的压力。岂止是“业余作者”,即使名家也需要这种帮助。陈忠实写完《白鹿原》,先拿给一位并非声名赫赫的评论家朋友看,得到朋友的认可,才敢寄给出版社。有句名言说:“作家是缺少自信的人,永远需要鼓励。”

这十位作家中有工会干部、电力公司职工、产业工人、中学教师、公安局一级警长、街道社工等等。他们带来七部长篇小说和三部5万字以上的中篇小说。其中的《坚不可摧》,在我看来是长篇架构,只是没有完全展开,交代多于描写。这些作品无一不是从他们熟悉的生活元素中提炼出来的,题材多样,内容丰富,带有明显的天津地域色彩,创作理念也各有千秋。他们有沉实的生活底蕴,再配上足够的想象力,小说就有了魅力。

文学不能失去社会性,这十部作品有着结实的人物和故事,写出了现实生活的骨感。《追光》中的女主人公刘少英,原是家里墙上贴满奖状的模范人物,是村里最早致富的领头人,为支持村里办炼铁厂让全村致富,不惜倾家荡产。为此丈夫离开她回到城里,唯一的儿子死于事故,因无力也无必要在儿子宅基上盖房,便被村里和开发商抛弃,成为“钉子户”和“上访专业户”。幸好后来为给山里送电,负责解决这一问题的人,年轻时曾是刘少英的崇拜者,诚实和厚,热心热肠,终于让刘少英受伤的心灵被暖化,主动迁走了儿子的坟墓,为“追光”工程让路。晚年,她孤身一人顽强而无谓地做地生活在山脚,守护着儿子的孤坟。整个小说风格硬朗,气象清扬,并不回避社会现实中的丑恶与矛盾,却令人动容,并感到温暖。

文学界似乎或明或暗、或断或续地一直在争论写“光明面”和“阴暗面”的问题。文学的力量不取决于写不写这两“面”,而是取决于怎样写,以什么样的心态写。倘是怀着阴暗的心理歌颂“光明”,是对“光明”的嘲讽,效果适得其反。而作者直有胆识,文不負心,持经世情怀,纵是揭露了种种社会矛盾和丑恶,却能真正打动人,反不会令人有晦暗之感。正如不能说

现实生活中的执法单位代表阴暗面,相反,公、检、法乃至监狱的存在,代表了一种公正和力量。德国诺奖获得者格拉斯曾言,文学正在从社会现实生活中撤退,这才是文学被边缘化和失去感染力的原因。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是真实,深刻必蕴于诚实之中。现实主义的真实有超越虚构和谎言的力量。

中篇小说《坚不可摧》就具备这样的品格,两个优秀的警察,不得不躲在医院卫生间里彻夜分析案情,商量破案办法。为什么?因为他们的顶头上司公安局局长是凶杀案的幕后主使。小说气格峥嵘,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故事,触及了现实的痛点。直面现实,才能超越现实,富有建设性。这样的作品有益于世道人心,给人一种精神鼓舞。

长篇小说《肺活贴》也如此,主人公吴刚的亲人患绝症,又被现行医疗环境逼到绝境,竟发愤自己制药。书前面的“内容提要”写得极精妙:“普通年轻工人群体,直面生存矛盾……从

产过程,故事便无法展开,人物塑造和矛盾的铺陈都离不开生产,一写生产过程就枯燥乏味,被贬为“车间文学”。而《车间主任》等著作完全没有这些困扰,所表现的是工业生产环境下的职业人生,有其特殊性,也有共性。

“工业题材”是约定俗成的概念,工业剧烈地改变了社会,改变了生活,小说的着力处是被工业改变了的社会生活以及“工业人生”,工业生产只是工业人生的背景。工业社会没有容易的人,也没有容易的人生,小说有察世之智,朴诚沉潜。这是《车间主任》《新生代》乃至《肺活贴》等作品,对“工业题材”的开拓和新贡献。

《暖春》题材新颖,在此之前,我还没有读到过像模像样的反映“社工”生活的小说。小说中的居委会,已经完全不是从前由一个“街道大妈”主持的居民委员会了。网络社会,网中人在微信上亲,见了面淡,住在同一栋楼,几年见不上一面。而小说《暖春》,却气度温婉,文字有情趣。

《大湖长歌》显然是取材于东丽湖的开发,因为东丽区的赤土村很有名,小说保留了个村名。东丽区曾经是天津的一块文学高地,上个世纪90年代崛起的几位专写长篇小说的东丽作家,均已年过花甲,在市总工会推荐的十位作家中,看到李旻的名字,令人高兴。

以前东郊区有大片的田地覆盖着黑乎乎的污水,钓鱼不敢去东郊。先是东丽湖的开发,后有空港的建成,不仅是一个区的改天换地,天津东部半个城市的面貌都大为改观。李旻倘是把格局打开,不局限一个区、一个湖、一座神龟亭,驰骋想象,把东部天上地下、湖里岸边、神龟金条……串在一起,纵横宕出,浑然成章,或许小说有另一番气象。作家就应对现实深切关注,同时又保持易于思考和发挥想象的适度距离。

我居住的小区靠近西外环,十多年前每有西风,便会闻到一种烧胶皮的臭味,无风时也有,西部天空总会弥漫着浓密的黑烟……岂料那竟是小小说《青铜雕像》的生活原型。社会开放,被贫穷挤压太久的农民,一有了发财致富的自由,便无师自通地寻找各种“赚钱的”门路”,然后不顾一切地走下去。其中一条门路是到城里收购废旧铜烂铝,回家稍作处理,加价卖出。

其中的代表人物李清泉,最初乘长途公交车,奔波一天再乘车回家时,要经过一个检查站,像战争年代穿过封锁线一样。他把装着金属破烂的编织袋东藏西掖,还经常被没收。后来骑“铁驴”自行车,驮着一二百斤甚至更重的破铜烂铁绕道检查站……书中有个细节具有经典元素,收破烂走街串巷,是十分劳累和辛苦的一天中午,他实在又累又饿,坐靠在一个变压器小屋的墙根下,从怀里掏出个馍馍和一块咸菜,吃着吃着竟睡着了。迷迷糊糊感到有个热乎乎的东西在嘴边蠕动,用手一拨拉,摸到一团毛烘烘的东西,睁眼见是一条流浪狗,正用舌头舔他嘴边的馍馍渣……

他很生气,自己不仅被人欺负,连狗也欺负他,当即把流浪狗赶走。随后却想到,这条狗也是饿坏了,才来舔他的嘴,其实自己也比流浪狗强不了多少,早知道就剩点馍馍给他。我想给作者再补充几句:以后这条狗就跟着李清泉到处走街串巷收破烂,成了他的好伙伴,这让他觉得轻松愉快了很多。后来他越做越大,渐渐发展到一个集装箱一个集装箱地大规模处理废旧电缆、电线和各种金属垃圾,最终创建了没有污染的“再生资源公司”。直到他去世后,那条狗不吃不喝,一直守护着他的“青铜雕像”。小说可以有闲笔,增加情趣和意蕴。

《青铜雕像》格调沉郁,文思饱满有力,读罢难抑苍凉之慨。李清泉这个人物不同于以前文学作品中的诸多农民企业家形象,有着完全不同的心性和智慧。从铜起家,最后值得为他立一尊“青铜雕像”。

天津市总工会邀我为这套“十人书”作序。读罢书稿,神思感奋,似能与作者心源相接,于是不避言多失,写下随后心得,聊以应命。

(天津市总工会“职工作家培育工程”的十部小说作品,近日已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——编者注。)

十人书序

蒋子龙



一个剖面,层层剥开掣肘职场,阻碍顺畅呼吸的病灶,绘制一幅幅青春奋斗风貌。”

这样的小说才是读者乃至社会的“肺活贴”。作者把自己的灵魂注入作品之中,是真诚使文字有了一种巨大的感染力。真诚是创作的命根子,写作不是精神逃避,有真性情才有好文字。在真风消逝,大伪兴焉,虚假的文字泛滥成灾,作家的虚构能力减弱的当下文坛,这部作品尤其显得难能可贵,有一种回归创作本真的强心意义。

十部书中的长篇小说《姐夫》驾到》,文思灵动,生面别开。单是主人公获得了“姐夫”这样一个称谓,便带着亲昵、诙谐等诸多含义。尽人皆知当下社会上的“姐夫”,对姐姐的娘家人那是百分之一百二。一个合资企业的代理工会主席,像姐夫一般千方百计、足智多谋地为职工谋求合法权益,关心职工的进步和发展,最终竟将企业的外国老板也教化成半个“姐夫”。小说气象融和可亲,用嬉戏笔法消解了特殊时期企业内部的紧张矛盾,语言俊丽,文采盎然。

《一条大河波浪宽》中的“大学生村官”同行的一段话,让我觉得这部小说的境界高于眼下同类题材的许多作品:“我不想唱高调,对我来说,我就是找了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,自己做得开心的同时也能让身边的人开心,这就是我工作的价值。”这部书提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观念,大学生当“村官”应该“职业化”,而不是“运动化”。就如同企业界有“职业经理人”一样,有契约、有标准、有职责,双向选择,更便于融合于农村。所以同行刚进村的时候是“小闫”或“小行”,渐渐变为“真行”“大行”,后来成了“老行”!

成熟的文学原不受题材的局限,《车间主任》《新生代》等著作,描写了现代企业生产管理、经营与发展的各种情况,看似所谓的“工业题材”,实际上是表现现代人的“职业性”,或者现代职业生中的人性。在计划经济的年代,工厂车间的主要职能是生产,人际关系简单,谁的技术好,谁就会受到上级和工友的尊重。“公私合营”后企业的性质只有一种“国营”,在理论上工人是国家的主人。仅这十部书中所涉及的企业,就有国有、独资、合资、股份制、全民所有制、集体所有制……人际关系变得极其复杂和微妙,本该以生产为主的车间,人际关系成了第一生产力……

过去写工厂生活有个很大的困难,不写生

伙很守规矩,一边努力挤着一只眼、一边金鸡独立努力保持身体的平衡,一边歪着小嘴念念有词继续游戏。像这样的高难度动作,我是做不来的。女儿的表情认真又可爱。这是女儿的一个优点:遵守游戏规则。

规则是重要的,这个世界有秩序地运转,靠的就是各种规则——通过游戏在潜移默化中树立规则意识,孩子长大后步入社会后,也会自然而然遵守社会的普遍规则——童谣的教育作用实在是多方面的。不过,小家伙会伺机反击,轮到她输得一塌糊涂,我做不来歪嘴的高难度动作,就开始笑,笑得游戏再也无法进行下去。

冬天到,雪花飘,夏天到,吃冰糕。/一个冰糕棍儿,咱俩换换位儿。/一米二米三,上高山,高山上不去,请你滚下来。

这首童谣是配合一个类似于“石头剪刀布”的游戏进行的,输赢的判断标准是:剪子剪包袱,包袱包锤子,锤子砸剪子。读小学时,我和同学们课间也常做这游戏,只不过游戏中唱的童谣比这个简单:“几米几米山?三三三。系红麻,一寸单!”

游戏中,双方紧盯对方的变化,在声音和脚踏地的一刹那,常有充满喜悦的欢呼声响起,那是胜利的一方发出的;同时响起来的还有另一方充满失望的长叹。性格倔强的孩子强制自己不把失望喊出来,她只是抿了抿嘴唇。想来争强好胜,本是一种极其普遍的心理,当输输赢赢经得多了,看待输赢的心态也就平和了,就不会不太纠缠于这

的输赢,输了再来呗,下一轮也许我就赢了呢——于是游戏继续进行。游戏的过程是重要的,输赢是次要的。这首童谣的节奏感极强,动作简单,和我们广播体操中的跳跃运动相似,也能健体,很吸引孩子。

童谣

王秀梅



城市乡村,男孩女孩,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这首童谣被响亮地传唱着。特别是在冬天,这么蹦上一阵子,寒意就被驱赶得远远的,小女孩的羊角辫在阳光中上一下下地翻飞着,脸蛋红扑扑的,一团团白色的雾气随着孩子们红嘟嘟小嘴的张合,轻轻袅袅地飘拂,让寒气逼人的冬天多了些热气。这是我冬日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幅图景。

幼儿园举行乒乓球比赛,/阿姨让我买菜,/我买了一篮烂菜。/阿姨打我,阿姨骂我。/阿姨告我爹,/我爹出差了。/阿姨告我妈,/我妈上班了。/阿姨告我奶,/我奶在家喝牛奶,/气得牛奶喝我奶。/阿姨告我爷,/我爷在家玩拖鞋,/气得

我们家的两只黑山羊丢了。那是一对母子,通体乌黑发亮。一夜之间,竟都不在西墙根的羊圈里了。

我爷爷说:“大雾天,就容易招贼!”言下之意,昨夜大雾,有贼人光顾,把我们家那两只黑山羊偷走了。

爷爷回忆说,前几天也是个大雾天,小街口宋秃子家的三只大白羊,就是在大雾中被贼人给牵走的。宋秃子沿着街口的羊蹄印儿,一直找到村东的小盐河口,感觉那边的车印子、脚印子有些杂乱,他便长叹了一口气,回家躺了两天都没起床。宋秃子心疼他那三只大白羊,其中有一只大公羊,还是我们家那只小羊羔的爸爸呢。

说来也奇怪,我们家那只母羊是黑色的,宋秃子家那只大公羊是白色的。两只一黑一白的山羊交配以后,生出来的小羊羔,应该是白加黑或是黑加白的“花羊”才对,怎么是一只通体油亮的小羊羔呢?好像那只黑色的母羊,与宋秃子家那只大白羊一点关系都没有似的。可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。我哥哥为了给我们家的黑山羊配对儿,专门让我端了半瓢黄豆到宋秃子家,宋秃子才把他们家的大公羊从圈里给放出来。

那场面,持续的时间不是太长。后来,我哥哥牵着我们家母羊要走去时,我手中还端着那半瓢黄豆,我问哥哥:“黄豆放在哪?”

我哥没有说话,他用眼神望了望宋秃子,宋秃子说:“你就倒在磨槽里吧!”

那黄豆,理应是犒劳宋秃子家那只大公羊的。但宋秃子让我把黄豆倒进他家磨槽的一刹那,我心里就在想,等我们走了以后,宋秃子他们一准儿会用那黄豆去小街口换豆腐吃呢。

我和哥哥当然不会去管那些,我们只盼着我们家那只母羊能怀上崽儿,最好是生一对小羊羔,或一胎生三四只小羊羔更好!

后来,我们家那只母羊只生下一只小羊羔,还是黑色的。这就,我们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!我妈妈说:“哎呀,太好了!这母羊怎么一点事都没费,就把一只羊宝宝给生下来了。”

那母羊生羊羔,竟是夜里自己生的。我们家里人都不知道。

在妈妈的想象中,那母羊生羊羔时,还不知要“咩咩”地叫上几天呢。可谁也没有想到,它一声没吭,就把一只黑黧黧的小羊羔给生下来了。

那母羊,太可人,太让人心疼了!它刚到我们家的时候,也就是现在那只小羊羔那样大,我哥西庄一个同学送给我们家的。

我哥那同学与我哥关系挺好的。我叔叔当兵以后,寄给我哥一件绿军装,我哥借给他那同学穿了一段时间,那同学就把他们家的羊羔送给我们家一只。那会儿,我正读小学二年级。我哥牵来的那只母山羊,很快便成了我们哥俩的好玩伴。哥哥在放学的路上,会带些树叶,或田埂上的嫩青草喂它。我每天都会带它到村东的小河堤上迷羊圈。

迷羊圈,又叫迷羊,就是把羊牵到水草肥美的小河边,或是光滑平整的草上,给羊套上长长的绳索,让它在划定的圈子内吃草、玩耍,或是打盹、睡觉,闹“豆豆”,撒尿。我们一整天,或是大半天都不用管它。

当然,如果有时间,我和哥哥都可以一直陪伴在它的身边。那样的话,我们就手把着羊绳,让它沿着河堤,边吃草,边玩耍。好在,我们家那只母山羊很听话。我和哥哥只要带它行走,它寸步不离。有时,连绳索都不用给它套。它不会走远,就围在我哥哥的身边。

晚间,我们小孩子在月亮地里玩耍,我也会把那只小母羊带上。我们在巷口的土墙那儿跳来蹦去,那母羊比我和哥哥跳得都高。

那只小母羊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。我哥那会儿在西庄上中学,他每天早出晚归,等他晚间带一把青草回来,那母羊早已在河堤上把肚子吃得滚圆了。

我上小学那会儿,课程不紧,每天上午三堂课,下午两堂课。下午的课程,一般都是副科,如体育、画画、唱歌等,不去也没事。所以,我的课余时间比较多。我每天都会与那只小母羊在一起。有一天上午,我正在教室里上课,看到窗外起大

拖鞋玩我爷。/阿姨告园长,园长说:/第一不许动,第二不许笑,/第三不许露出大门牙!

这首童谣的游戏规则是:游戏双方交叉击掌,说到最后一句,抱臂在胸前,眼观鼻,鼻观心,只不敢看对方的鬼脸,怕忍不住笑出声来,一笑即认输,游戏结束。

这首叙事性童谣十分好玩,因为结尾出人预料。可能是由于无知,也可能是由于淘气,小孩子买了一篮烂菜回来,阿姨到处告状,结果孩子的爸爸妈妈找不见,爷爷奶奶生气没办法,还是园长经验丰富,一句话化解了老师的怨气。这个解决矛盾的办法类似“王顾左右而言他”,是绕着矛盾走而不是非要说出个丑寅卯。从语言角度来说,这童谣也让孩子感受到由于句子成分倒装(主语宾语倒装)所产生的奇特效果。

“我奶在家喝牛奶”与“气得牛奶喝我奶”、“我爷在家玩拖鞋”与“气得拖鞋玩我爷”,由于主语倒置而显得十分荒谬,这也是对孩子进行感性的语言教育吧。

星期天的晚上黑咕隆咚,/王爷爷王奶奶在睡觉,/王爷爷想起了孙悟空,/王奶奶想起了白骨精,/王爷爷拿起了金箍棒,/王奶奶拿起了擀面杖,/你打我一棒,我打你一棒,/最后打得西瓜烂熟。

这首童谣取自《西游记》中的故事,情节荒诞,匪夷所思,最能体现童谣的本质属性:好玩。童谣与现实既对位又不对位,才能制造出这样滑稽的戏剧效果。

我想真正的童谣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回味

风,好多树叶与墙角的落纸都被大风扬起来,眼看就要下雨的样子,我顿时想起早晨送到村东小河堤上的羊。

那一刻,我就像现在的孩子在课堂上进行地震逃生演练一样,二话没说,撒腿就往村东的小河堤那几跑。

还好,等我跑到村东的小河堤上时,那只母山羊正在大风里冲着我“咩咩”地叫。

那段时间,那只母羊已经怀上崽儿了。所以,我和哥哥对它格外照顾。

但我雨天牵羊的那件事情,还是引起了我小学老师的不满,他可能找到我爷爷,或是跟我妈妈讲了什么,我不太清楚。反正,自从那件事情以后,家里大人不让我去关心那只小母羊了。理由是,再那样下去,我可能就没有心思上学了。

我们家那时候是一大家子人一起吃饭,也就是说,爷爷奶奶和我们一个锅里摸勺子。

当时,父亲在外面工作,十天半月回家一趟,家里的好多事情,都是我爷爷拿主意。譬如,我上课时间去牵羊,爷爷就告诫我,说羊在大雨中是淋不坏的,让我不要过多地去想那羊的事。爷爷说那话的时候,他还反问我,说高山上的野羊、野兔,下雨天有人去管它们吗?没有。我爷爷嘱咐我,小孩子要安心学习,以后不要去管那羊了,给它一些草料吃,它自然会长大的。

可我心里放不下那羊。尤其是后期,它生下一只黑色的小羊羔后,我就像得了宝贝一样,每天带着那羊羔玩,喂它稀粥,给它菜叶儿吃,它都会伸出粉嫩的小舌头,“吧唧吧唧”地吃出声响。有时,它还舔食我掌心的汗迹。那样的时候,我会“嘿嘿”地乐,可痒痒了。

我哥跟我说,等他把那只小羊羔喂大以后卖掉,给我买一双水陆两用的“军运鞋”,让我好在小河边上放养

那只母山羊,以便让它再生小羊羔。我跟我哥说,我不要“军运鞋”,我要跟那只小羊羔玩。

我哥说:“那是只小公羊,它不能生小羊的,留着它也没有用!”

我知道哥哥的话有道理,但我还是舍不得把那只小羊羔卖掉。

我哥说,不是现在就卖掉它,而是等它长大以后,能卖到很多钱时,再把它卖掉。

我想了想说:“那也要等到母羊再生下小羊羔以后,才能把那只小公羊卖掉。”

我哥说:“行!”

但我和哥哥谁也没有想到,在一个大雾来临之夜,我们家那一对山羊母子都不见了。

我爷爷说:“被偷羊贼给偷去了!”我也像巷口宋秃子寻找他家的大公羊那样,顺着街巷里的羊蹄印儿,一直找到村东的小河堤那儿,始终都没有找到那一对母子的行踪。

接下来,我一连几天都没有心思上学。我和哥哥都想找到那一对山羊母子的下落。

我哥觉得,那一对山羊母子,极可能是肚子饿了,自个儿挣脱了羊绳,跑到什么地方吃草去了。

可我觉得事实并不是那样的。羊圈里拴羊的橛子还在那儿,羊与套羊的绳索全没了。显然,那是偷羊贼所为。

在我们老家,即便是主人把家里的羊给卖掉了,临到一手付钱、一手交羊时,主人也要把羊脖子上的绳索给解下来。一是给羊以自由;再者,主人家卖羊不卖绳索,意味着把财富留下。

但我们家的羊没了,“财富”也没有了。全家人都闷闷不乐。

好在,时隔不久,爷爷为安慰我和哥哥,给我们哥俩儿一人买来一双“军运鞋”。

就在那之后没几天,我在爷爷奶奶的那间小屋门后,无意间发现墙壁上正挂着我们家黑山羊脖颈上的绳索……

那一刻,我愣住了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文艺周刊

第二九八七期

自己的童年,我觉得这首童谣很能反映童年的思维状态:懵懵懂懂,混沌一片。在读书之前,我的大脑就这样被现实与想象中的各种事物填满着,至于哪些属于想象,哪些属于现实,小小年纪的我难以分清,它们像一团乱麻一样在我的小脑袋里纠缠着,在以后的岁月中,又像剥茧抽丝一样慢慢地被理出头绪。

童谣里面也有“长篇巨制”,比如那首“小河流水哗啦啦”,可以和诗歌中的长篇叙事诗相媲美:小河流水哗啦啦,我和姐姐采棉花。姐姐采了一把,妹妹采了一小把。姐姐得了个小红花,妹妹得了个布娃娃。

第二天,妹妹河边去刷牙,丢了她的鸡,叭叭叭,丢了她的鸭,叭叭叭,最后丢了她的布娃娃。我哭,我哭,我大声地哭。

第三天,妹妹河边去玩耍,找到了鸡,叭叭叭,找到了鸭,叭叭叭,最后找到了布娃娃。我笑,我笑,我大声地笑。

……

这首童谣中有两句被我们全家反复引用,女儿哭鼻子时,我们就冲她喊:“我哭,我哭,我大声地哭”,可女儿的哭声却越来越小了;然后我们又冲她喊:“我笑,我笑,我大声地笑”,女儿腮边挂着晶莹的泪珠又笑了。就这样,唱着童谣,和女儿一起回归童年,进行一次快乐的心灵之旅。就这样,唱着童谣,女儿一年年长大了。童年的时候我们盼望长大,长大后的我们却永远失去了童年的单纯与快乐。我们懂懂懂,如同那倏忽而去的飞鸟,转眼间飞过远处的树林,飞到那不知名的地方去了……